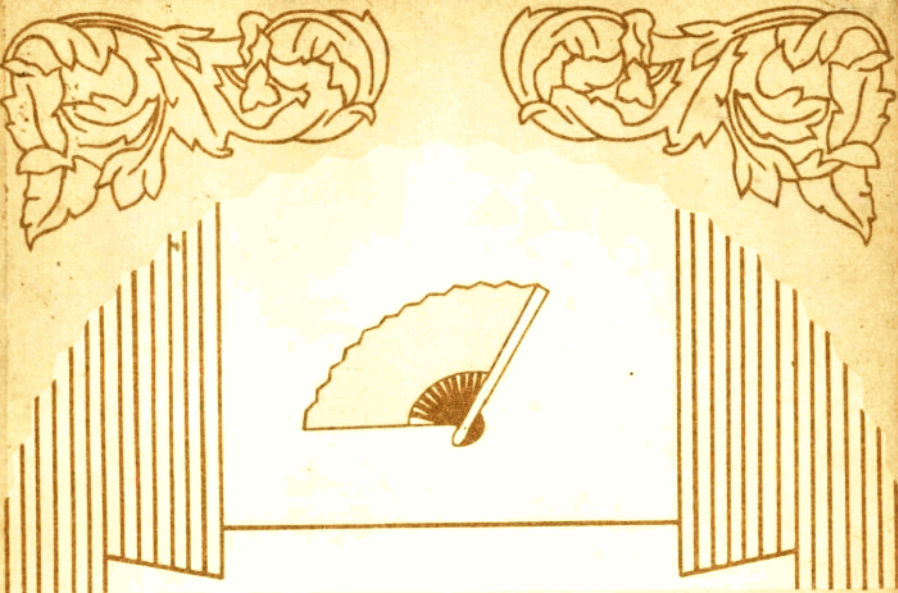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假 灶 王

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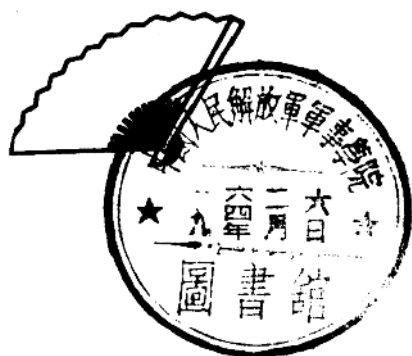


2 038 1074 1

相 声 集

# 假 灶 王

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



农 村 讀 物 出 版 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44.11.11

## · 內 容 說 明 ·

这个集子共有四篇相声。《假灶王》說的是一个迷信灶王的老太太，凡事她都要請教灶王。庄稼长虫子，她也求灶王。結果是飞机撒药粉扑灭了虫子，給了她一次深刻的教育。《英雄小八路》描写福建前綫的几个小孩子。他們年紀虽小，志向却很大，在对敌斗争中作出了許多英勇动人的事情。《勤儉持家》說一个农民家庭。母亲、儿子、媳妇、女儿都会做詩。他們用賽詩联句的形式，互相討論启发，說出了一番勤儉持家的道理来。《糊塗县官》是傳統段子，說的是一个昏头昏脑的县官。他問官司要找太太給他打手势，結果把太太的意思弄錯了，越問越糊塗。

**假 灶 王 (相声集)**


---

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 (北京王府大街 64 号)

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)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 113 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940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· 印張  $1\frac{1}{4}$  · 字數 19,000

1963年11月第1版 ·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· 印數 00,001—50,000

---

統一書号: T10168 · 22

定价: (四) 一角一分

## 目 录

- 假灶王 (对口相声) ……刘宝瑞、耿 瑛、里 果 (1)
- 英雄小八路 (对口相声) ……馬 季、赵世忠 (15)
- 勤儉持家 (单口相声) ……章振荣 (29)
- 糊塗县官 (单口相声) ……張永熙述 (33)

# 假 灶 王

(对口相声)

刘宝瑞 耿 璞 里 果

乙：相声这种艺术就这么简单，一个人能说，俩人也能说，仨……

甲：哎，我说同志，别来开场白了，我问问你，你是这村的人么？

乙：啊，对，是本土本土的人。

甲：那我打听你一个人，认识么？

乙：是本村的，我都认识。你打听谁呀？

甲：灶王爷。

乙：灶，灶王爷？

甲：啊，认识么？

乙：……不太熟悉。

甲：你们家没供过灶王爷么？

乙：从前供过呀。

甲：那时候，你和灶王爷在一起说过话么？

乙：有跟灶王爷说话的么？

甲：灶王爷每日帮助你增加多少收入？

乙：收入啊！穷得叮当的，还得給他燒香、上供呢，光剩倒霉了！

甲：那你供他干什么？

乙：他……那时候人不都迷信嗎？解放后，連灶王龕带香炉碗全砸了。

甲：灶王爷上哪儿去了？

乙：……我哪儿知道啊！

甲：他没給你来信么？

乙：我說你得伤寒病，叫汗憋的是咋的？我早就說过，那是封建迷信的鬼把戏。有和灶王爷通信的么？

甲：对。那都是过去的統治阶级为了麻醉人民，編造出来騙人的。他們宣傳什么明有王法管轄，暗有鬼神巡查，……

乙：这两句話怎么讲哪？

甲：就是說：誰要敢公开反抗官僚地主的压迫和剝削，那就是犯了王法，輕則坐牢，重則杀头。

乙：要是明着不讲，暗中罵呢？

甲：那暗有鬼神巡查呀！他們說离地三尺有神灵，你暗中說什么，鬼神都能知道，活着不治你，死后也饒不了你，叫你下十八层地獄。

乙：噢，拿鬼神吓唬人哪！

甲：誰說不是。他們就用这套办法，让人民做馴服的奴隶，利用鬼神来維護統治阶级的利益，

叫人民愚忠愚孝，不敢反抗压迫和剥削。

乙：是这么回事。

甲：那都是统治阶级愚弄人，说人都归天上的玉皇大帝管。灶王爷哪，是天上派下来的，到谁家是谁家的“一家之主”，专门记录人间善恶。你没看灶王爷的两旁有俩小童儿吗，一人捧着一个罐儿，罐上写着字，一个写“善”，一个写“恶”。你做一件好事，写一个纸条儿，放在“善”罐里；你做一件坏事，写一个纸条儿，放在“恶”罐里。

乙：好嘛，善恶分明。

甲：有句成语：“恶‘罐’满盈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从灶王爷那儿来的。

乙：恶贯满盈是小罐的“罐”呀？

甲：不是小罐的“罐”吗？

乙：不对，是一贯道的“贯”。

甲：所以一贯道就是从灶王爷那儿发展的。人们中了封建迷信的毒，怕灶王爷不問青紅皂白，把小纸条儿放在恶罐里，每年腊月二十三上天给汇报，回头不招誰不惹誰，落个天打雷劈。

乙：瞧这愚昧劲儿。

甲：后来我一琢磨，这里也有困难。

乙：怎么？

甲：假如真是到腊月二十三这天，家家灶王爷都带着俩小罐儿上天去汇报的话，那玉皇大帝非火儿不可。

乙：怎么？

甲：你想：天下那么多灶王爷，一个人俩小罐儿，都放到灵霄殿前，那还不得堆成山哪！玉皇一看：“啊！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弄这么些罐子来，诚心叫我开罐头公司是怎么的！”

乙：根本就沒这事！

甲：在旧社会，差不多家家都供灶王爷。

乙：现在可沒有供的了。

甲：有！

乙：解放这么多年，还有供那玩艺儿的？谁家？

甲：我们家。

乙：啊，你们家？

甲：前几年我们家还供来着，现在是不供了。就为供灶王爷这事，我和你大嫂在我妈跟前做了不少工作。

乙：噢，是老太太願意供。

甲：我妈不但供灶王爷，而且还会念《灶王经》呢。每到初一、十五都上供。其实不是供灶王爷，上完供全归人吃了。

乙：不賠本。

甲：賠香錢就够窝囊的啦！你还別說，有一回我

媽又把饅頭擺上了，跪在地下，眼睛一閉，念《灶王經》。念完抬頭一看，五個饅頭剩仨了。

乙：哪去了？

甲：我媽一想，這個樂呀，這一定是灶王爺顯靈，把饅頭吃了。從此以後，心更誠了。

乙：我說這灶王爺能吃饅頭嗎？

甲：嘿——還真在灶王肚子裡發現啦。

乙：灶王肚子？

甲：不是說灶坑門口是灶王的嘴嘛，那炕洞子不就是灶王肚子嗎？

乙：這饅頭怎麼跑炕洞子裡去了？

甲：它叫耗子叼去啦！

乙：耗子成灶王爺啦！

甲：還有一回，我們小柱子病了，昏迷不醒。

乙：趕緊請醫生瞧瞧吧。

甲：不，我媽偏找灶王爺。

乙：灶王爺還能治病？

甲：她楞說孩子的魂丟了，非逼我寫個“拘魂碼”不可，要請灶王爺給收魂。

乙：這不胡扯么！

甲：我說：“媽，我哪會寫拘魂碼呀！”這一下子我媽可火兒了：“我白供你念六年書了，連個拘魂碼也不會寫！”

乙：大學畢業他也寫不了。

甲：老太太一气走了，求旁人写去了。

乙：嗨！还真有会写的？

甲：老太太走后，我爱人把大夫请家来了。赶忙打了一针。大夫走后，我媽回来了。一看孩子见好，可高兴了：“这可真是心誠則灵嘞，你看看，这拘魂碼还没升呢，孩子就睁开眼睛了。”我爱人说：“媽，方才大夫来了，给打了一针才见好的。媽，您别迷信了。”

乙：是呀。

甲：我媽說：“大夫来了？哼，八成也是灶王爷给拘来的！”

乙：瞧这迷信劲儿！

甲：我說：“媽，是小柱他媽到医务所请来的。”我媽說：“不中，大夫能治病，拘不了魂！赶快把拘魂碼升了！”

乙：老太太真固执。

甲：我接过拘魂碼一看，就乐了。

乙：乐什么？

甲：我說：“媽，您这拘魂碼是求誰写的？”我媽說：“你馬二叔。学着点儿，下回孩子掉魂，省得求人！”

乙：你瞧瞧。

甲：我說：“媽呀，我说不灵，您还不信，你听听这拘魂碼是怎么写的。”

乙：怎么写的？

甲：我给您念念：

“东街耿大媽，  
迷信脑袋瓜，  
有病不求医，  
来写拘魂碼。  
百般不給写，  
她說我拿把。  
題詩破迷信，  
換个新脑瓜！”

乙：好！

甲：这一下子我媽可火儿大了：“好哇，馬老二！敢拿灶王爷开玩笑，明儿个我就告訴灶王爷叫你脑袋疼！”

乙：上哪儿告去呀！

甲：那年到腊月二十九了，我說：“媽，咱們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員了，今年可別供灶王爷了，供那玩艺儿不但不灵，还让人家笑話。”

乙：对。

甲：我媽說：“笑話？誰笑話呀？不供灶王爷那才有人笑話哪。叫人家說，过几年好日子了，連灶王爷都忘了！”

乙：噻，这关灶王爷什么事呀！

甲：是呀，我爱人也說：“媽，过好日子，多亏共

产党领导的好，灶王爷任嘛也不是呀！”

乙：这是真话。

甲：我妈妈说：“哟！你们这年轻人啊，咋这么没大没小的，连灶王爷都骂呀！灶王爷是‘一家之主’，比我还大一辈呢！”

乙：瞎！

甲：“甭管怎么说，有我这口气在，灶王爷是非供不可！”我一听老太太火儿了，大过年的，不能惹老人家生气，明知道是迷信，到供销社去买一张灶王吧。

乙：买到了吗？

甲：我到供销社去一看，嘿！还真有灶王爷。

乙：供销社卖灶王爷？

甲：哪儿呀，人家把旧灶王爷裁开，全当包装纸了。我一想甭买了，买几张年画，用两张旧灶王爷一裹，回家把两半张往一块儿一并，不就成了吗。

乙：好主意。

甲：好什么哪，糟了！

乙：怎么？

甲：这两半张灶王爷一顺边儿，全是男的呀！

乙：咋回事儿？

甲：人家是把一落灶王爷放到一块儿，一裁两半，这两张紧挨着，你想，能不是俩男的吗？

乙：那怎么办哪？

甲：好办。我把灶王爷裱在另一張紙上，反正我媽眼神也不好，不一定看得出。裱完我就摆上了。我媽隔鍋台一看，是不是裱的沒看出来，可一个光杆灶王爷倒是看出来。火了：“哟，你怎么就买来一个灶王爷呀？灶王奶奶呢？”

乙：对呀，灶王奶奶哪去啦？

甲：我說：“媽，您还不知道哪，灶王奶奶跟灶王爷离婚了，今年就灶王爷一个人来了。”

乙：好，灶王爷离婚了。

甲：我媽一听：“哟！离婚啦？啧啧！灶王爷跟灶王奶奶，都老夫老妻的多半輩子了，可离的哪条婚呢？王母娘娘也不对，咋不好好劝劝呢！”

乙：这都扯哪去啦！

甲：要不說迷信嘛！我一想还是有問題呀，尽管是光杆灶王爷，可也是灶王爷呀，供上了，还是迷信，人家也还是要笑話呀！

乙：是啊。

甲：哎，有了：我媽不認識字，写一付对联弥补这个问题。写什么呢？

乙：灶王对儿好写，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。横轍“一家之主”。

甲：不，那是旧的。我这上联是：“根本沒灶王。”

乙：下联呢？

甲：“糊弄我的娘。”

乙：好！横幛呢？

甲：“破除迷信。”

乙：嘿，全改了。

甲：这一年算糊弄过去了。第二年我媽还要供灶王爷。我說：“媽，咱別供了。”我媽說：“不行！居家过日子，沒个灶王爷，就像沒有主心骨似的。”

乙：还得买去。

甲：买吧，不能惹老人家生气。我往供銷社去，一边走，一边琢磨：今年也不能有旧灶王爷了，买張什么呢？到供銷社一看，好，有一張《农历图》，上边也印着“二十四节”，下边可沒画灶王爷和灶王奶奶。

乙：画的什么？

甲：猪八戒背媳妇。左边画的是猪八戒，右边画的是孙悟空变的小媳妇儿。我买一張赶紧糊巴糊巴貼牆上了。

乙：老太太一看是猪八戒，还不得罵你呀！

甲：你猜对了，她还真看出来了。我媽說：“哟！今年这灶王爷，臉咋这么黑呀？”我一听，差点儿沒笑出声来。我心里話：猪八戒它白得了嗎？

可我还得对付哇，我說：“灶王爷成天价烟熏火燎的，能不黑嗎？”我媽說：“可也是啊！”她看了看，又发现問題了：“嗯？灶王奶奶不是离婚了嗎？那个挺漂亮的小媳妇儿是誰呀？”我說：“媽，这是灶王爷新搞的对象，名叫海棠花。”

乙： 噓，你是真能对付！

甲： 老太太的迷信思想一时半刻难去掉，就得慢慢来。轉过年夏天，我們村的苞米起了夜盜虫，先攔我們家房后那块自留地起的，一宿的功夫，一小片地的苞米就都剩个杆儿了，眼看着越蔓延片越大，生产队的地也都見影儿了。队里組織群众下地抓虫，男女老少都出动了，就我媽一个人不去。

乙： 她看家。

甲： 哪呀，她跪在地上給灶王爷磕头。

乙： 你們家灶王爷不是换了猪八戒嗎？

甲： 她不是沒看清嗎！还跟我說：“虫子是虫王爷撒的，越抓越多，虫王爷不往回收，多嚙也不能光。”

乙： 真是迷信！

甲： 我說：“那虫子就算归虫王爷管，你給灶王爷磕什么头啊？”

乙： 是呀！

甲：我媽說：“你咋这么糊塗啊！灶王爺跟虫王爺都是同事，能沒点交情嗎？”

乙：这都哪儿的事呀！

甲：“灶王爺是咱們一家之主，年年吃咱們灶糖，喝咱們的面湯，到这时候他还不給咱說句好話？他在虫王爺面前給咱們讲个情，虫王爺一高兴，把虫子就收回去了！”

乙：好嘛，这算迷了心窍啦！

甲：我怎么劝她，她也不听，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嘟囔：“灶王爺呀，你在虫王爺面前多說几句好話，要能保佑我們这一方，早点把虫子全收回去，到秋后大丰收，我买个八斤的大猪头給你上供……”

乙：八十斤的大猪头也白搭。

甲：就是供个全猪也沒用，那是糊弄自己。說也湊巧，我媽正在磕头的时候，就听天上鳴——鳴——鳴——我媽以为是灶王爺显灵了，这头可就越磕越欢了。

乙：你也該去劝劝哪。

甲：听嗎？不一会儿，我爱人跑回来了，一进门就喊：“媽，可好了，这回虫子全死光了！”我媽說：“你看怎么样？还是灶王爺有灵吧，人家到虫王爺那儿一說情，保險把虫子全收回去。”我爱人說：“哪呀，是政府派飞机撒药灭

虫来了。你方才没听飞机鸣——鸣直响吗？”

乙：老太太还以为灶王爷显灵呢。

甲：我妈听我爱人一說，半信半疑，赶紧跑到地里去看，果然一架大飞机，后边一溜烟儿像拖着一把大扫帚似的在撒药。药落到虫子身上，不一会儿虫就掉地下去了，全死了。

乙：咱们的杀虫药是真灵！

甲：我爱人看我妈站在那儿直楞神儿，嗯，做工作的机会来了！我爱人凑到跟前說：“妈，可别信灶王爷啦，那啥也不当。你老瞧这杀虫药比灶王爷灵不灵？这都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帮咱们把虫子消灭了！”

乙：这回大娘该醒腔了吧？

甲：不，还没表示态度。我正要再补充几句，就看我妈转身就往家走，又找灶王爷去了。

乙：还信那玩艺儿？

甲：不，就看他老人家登上锅台，拿起香炉碗叭嚓一下摔了个粉碎，回手又去扯灶王爷。我說：“妈，香炉碗摔就摔了吧，那个可别扯！”我妈說：“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是咱们的靠山，灶王爷这玩艺儿顶啥用？净骗人！不扯留它干啥？”我說：“妈，那本来就不是灶王爷，是猪八戒！”

乙：这回說了实话啦。